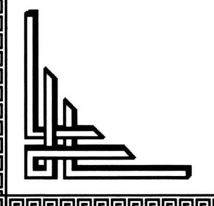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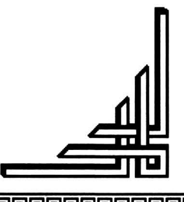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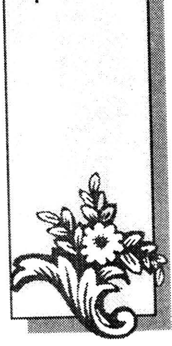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少年文學名著 8

鐘樓怪人

原著：雨果
改寫者：吳俊毅

導讀



本書作者——雨果，是法國十九世紀相當著名的小說家，當他於一八八五年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去世時，法國政府還為他舉行國葬呢！

「鐘樓怪人」是雨果最著名、也最受歡迎的一本書。故事從一個被丟棄的男嬰——嘉西莫多身上展開，他不但長相、身形怪異，而且也牽連出一連串驚人的事件。

而艾思瑪則是個不知道親生父母是誰的埃及女郎，她不只長得美麗，心地也很善良，她有一隻會表演各種把戲的神奇山羊，常常令觀眾大

笑不止。

但這也惹來聖母院副主教——柯洛德神父的注意，他想利用艾思瑪完成自己掌握權力的野心。

嘉西莫多雖然長相怪異，卻力大無窮，只聽從柯洛德神父的指揮，而他也是神父最得力的助手。

儘管飽受嘲笑，外表醜陋的嘉西莫多卻有一顆善良的心，尤其在遇見艾思瑪之後，他才開始體會到人間也有溫暖的一面。

在雨果的巧思營造之下，每個出場人物的個性都相當鮮明，甚至有出人意表的結果，再加上引人入勝的曲折情節，使得本書歷久不衰！





人物簡介

嘉西莫多：是個棄嬰，從小在聖母院長大。他瞎了一隻眼睛，駝背，兩隻腳不一樣長，長相怪異的他，人見人怕；其實在醜陋的外表下，他有一顆善良的心。

艾思瑪：美麗埃及女郎，經常帶著一隻神奇的山羊在廣場上表演跳舞。她像天使般純潔，且有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，「奇蹟街」的居民都很喜歡她，但是野心家也想控制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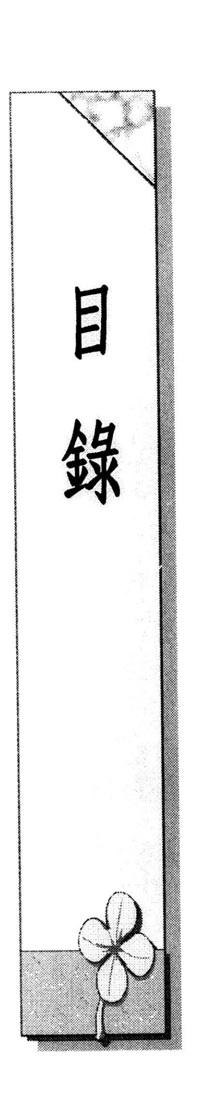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柯洛德神父：聖母院的副主教，學識淵博，野心也很大，他一心想製造奇蹟，讓大家以為他是耶穌第二，為了達到目的，他不惜利用各種卑鄙手段欺騙世人。

肯渥：原本前途光明的年輕詩人，因為得罪大主教而被警察追緝，艾思瑪曾經救他一命，他便隨艾思瑪到處表演。

華比隊長：法國數一數二的年輕劍客，是路易國王的侍衛隊隊長，曾在偶然中救艾思瑪一命，但也因此差點兒陪上自己的性命。



目錄

目錄

巴黎聖母院

這個故事距離現在已經有五百多年了。復活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天又叫做「嘉西莫多禮拜」，有四個剛剛做完禮拜的婦人，從莊嚴肅穆的巴黎聖母院走出來。才走下石階，突然傳來一陣嬰兒的哭聲，老婦人不約而同的把臉轉向旁邊的一座騎士石像，在石像的下邊，有一張小木床。當時一般百姓生活相當困苦，有些父母窮得養不起嬰兒，因此常常把孩子丟在聖母院門口，希望聖母院能夠收養他們。

由於棄嬰愈來愈多，聖母院乾脆在石像旁放置一張小木床，讓那些父母可以把孩子放在那裡。

四位老婦人緩緩走近小木床，一看到躺在裡面的嬰兒，她們不禁掩面驚叫：

「哎喲！怎麼會有這麼醜的小孩？」

「他是不是人類啊？」

「他的母親看到他，一定嚇昏了！」

「他八成是個怪物！」

「這種醜八怪一定養不活的！」

老婦人們七嘴八舌的說著，同時不停的驚呼，這也難怪，因為那個

嬰兒長得實在太奇特了。

他的身體彎曲，看起來好像一隻正在蠕動的蟲，頭髮紅的像燃燒的烈火，額頭又高又寬，一隻眼睛往內凹陷，另外一隻卻睜得大大的，鼻子扁塌，一張嘴大得幾乎裂到耳邊。

他是一個相當難看的畸型兒。

好奇的人們一個個圍過來，大家對著小嬰兒指指點點的，小嬰兒只是渾然無知的看著周遭的人，完全不了解他們語氣中的惡意。

「他是一個惡兆，一定會有不幸的事情發生。」

「他應該是巫師的孩子！」

「我們必須把他扔到火裡燒死，才能消除災厄！」

「對，這是一個好辦法！」

就在大家七嘴八舌討論的同時，聖母院的門口站了一位年輕的神父，他把一切都看在眼裡。

當一個男人伸手抓住正在哭泣的嬰兒時，這位年輕的神父上前阻止他。

「神父，你別阻止我，」那男人說：

「這種怪物應該燒死才對。」

「不行！」神父的語氣相當堅決：

「我要收養他。」

神父抱起嬰兒，頭也不回的往聖母院走去。

「他是誰？為什麼要收養這個小怪物？」大家議論紛紛。

人群中有認得這位神父的，便說：

「他是柯洛德神父，是一位學識豐富的人呢！」

人們還在討論的時候，不遠處有一個年輕女人低著頭，步履蹣跚的離開聖母院。

算命的埃及人

年輕女人不停的用袖子擦拭淚水，慢慢往葛瑞屋廣場走去。

葛瑞屋廣場有一個懲罰重大罪犯的絞刑台，只要有人被判絞刑，執行日當天，這裡一定是人山人海，擠得水洩不通，不過，今天廣場卻顯得相當寂靜，只有兩、三個人而已。

年輕女人走到廣場旁邊一個叫荷蘭塔的建築物，然後進入一個有著鐵格子小窗戶的房間，裡面陰森森的，還帶著嚴重的濕氣。

「我的孩子啊！」年輕女人傷心欲絕的哭著。

沒錯，剛才那個醜嬰兒是她丟棄的，不過他並不是她的小孩。

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原來這個年輕女人名字叫做瑪珂，她的父親是位著名的音樂家，母親也來自富有家庭；他們對唯一的女兒瑪珂疼愛有加，還替她找了一門好親事，便是嫁給擁有一座大城堡的荷西子爵。

瑪珂沒多久便生下一個可愛的小女孩，但她的丈夫突然被人暗殺，由他的弟弟繼承城堡，他便把瑪珂母女趕了出來。

由於父母已經不幸亡故，可憐的瑪珂帶著女兒回到巴黎後，只能靠著做針線活兒維持生計，她們常常窮得沒麵包吃，冬天也沒有錢買柴火，若不是為了女兒，瑪珂幾乎沒有活下去的勇氣。

她替女兒取名艾蕾，艾蕾的臉蛋紅通通的，眼睛又大又亮，每一個看到她的人，都會忍不住想摸她一下。瑪珂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艾蕾身上，她替她買了許多可愛漂亮的小帽子、小衣服、小鞋子，自己即使兩天沒有吃東西，只要看到女兒的笑容，她就心滿意足了。

有一天，一支由乞丐和流氓組成的隊伍來到巴黎，他們的皮膚都是褐色的，長相怪異，還帶著銀耳環，他們說自己是埃及人，經由波蘭來到這裡。

這些埃及人以算命為生，一些好奇的人會到他們搭建的臨時帳棚看相；有些人一聽到他們預言自己的兒子會當皇帝或教皇時，不但會給他們很多賞金，並且也會認為他們的預言相當準。

瑪珂聽到這個消息，也帶著艾蕾到埃及人那兒占卜她未來的命運。

「她真是個可愛的天使啊！」

埃及人的首領，也就是那位算命的老頭兒，他一看到艾蕾便忍不住發出讚嘆。

瑪珂掩不住心中的得意，她趕緊說：

「請替她算算命，她將來會怎麼樣？」

「嗯，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得要好好算一下！」

老頭兒煞有介事的摸摸鬍子，一面看著小艾蕾，一面搖頭晃腦的，彷彿在思考事情，他趁瑪珂不注意的時候，忽然朝站在他背後的一個臉色陰沈的女人瞄了一眼。

接著，他又煞有介事的在艾蕾臉上仔細端詳，漸漸露出驚喜的表情，然後抬頭，語氣堅定又興奮的對瑪珂說：

「她具有女王的相貌！」

「女王？真是太好了！」

備嘗辛酸的瑪珂一聽到老頭兒的話，毫不猶豫的相信了，並且不停的吻著艾蕾。

「她長大以後，呃，」老頭似乎要為他的預言找到最好解釋：

「她會到美洲新大陸，在那裡當他們的女王。」

他用手指輕輕按艾蕾的額頭，艾蕾彷彿識破了他的謊言似的，突然放聲大哭起來。

老頭哈哈笑著，繼續說：

「我們是誠實的埃及人，從來不撒謊。」

「我相信你。雖然我的日子不好過，但是我的女兒將來一定會很幸福。」

在回家的路上，瑪珂一面親吻艾蕾，一面低聲對她說：

「將來妳會是一個女王呢！」

還未滿一歲的艾蕾只是圓睜著眼睛看母親，雖然不懂母親的意思，看著她滿足的笑，艾蕾也是一臉燦爛的笑容。

瑪珂興奮的往家裡走，完全不知道剛才在帳棚裡的那個女人正悄悄跟在她後面。

瑪珂先把艾蕾抱回房間，等她熟睡後，她立刻去找左鄰右舍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，畢竟對這些貧窮大半輩子的人來說，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預言了。

艾蕾不見了

聊完天後，瑪珂回到家裡，一切顯得那麼安靜幸福，她不禁想著：

「我的寶貝睡得真熟啊！」

她緩緩走向樓上，發覺她的房門竟然是開著的，一股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。

「艾蕾！」

她大叫著跑進房間，床上已經沒有小艾蕾熟睡的身影，只剩下一隻桃紅色的小鞋子。

「艾蕾！」瑪珂像發了瘋似的尖叫：「天啊！是誰偷走了我的孩子？」

她把小鞋子緊緊抱在胸前，找遍房間的每一個角落，口中不停唸著小孩的名字，接著她狂奔下樓，跑到街上。

「你有沒有看到艾蕾？」

「你有沒有看到有人抱走我的小孩？」

瑪珂披散著頭髮，問每一個她看到的人，他們不是搖頭，便是遠遠避開。

她一面哭一面找，甚至聽到小孩子的哭聲，她都要設法從窗戶向內偷看，因為說不定那是她的小艾蕾在哭呢！



太陽已經下山了，瑪珂依然沒有發現艾蕾的蹤影。

瑪珂每一天都在街上尋找艾蕾，她的衣服又破又髒，頭髮也亂成一團，但是她不死心的詢問每一個經過她身邊的人：

「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女兒？如果你告訴我，我願意一輩子做你的奴隸。」

一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。

這天黃昏，瑪珂拖著疲乏的身體回家時，隔壁的一個小男孩告訴她：

「剛才我在玩的時候，看到一個埃及女人抱著一包東西偷偷走進妳家，又很快跑出來。」

瑪珂楞了一下：

「什麼？埃及女人？」

隨即她的心中燃起一絲希望，也許那些埃及人看到艾蕾長得可愛，便偷偷把她抱走，現在又偷偷把她送回來。

瑪珂欣喜若狂的跑回家，才跑上樓梯，她便聽到房裡傳來嬰兒的哭聲。

「艾蕾！我的孩子，妳終於回來了！」

她趕緊衝進房間，卻被床上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，那是一個多麼醜陋的嬰兒，而且他比艾蕾還要大，背上還有一團大肉瘤。

「怪物！」

瑪珂用手掩著臉，全身癱軟的坐在地上。

隔了幾分鐘後，她像發現祕密似的抱起正對著她張開大嘴，不時發出像哭又像笑的「呵呵」聲的嬰兒跑出去。

偷走艾蕾的一定是那些埃及人，瑪珂快步朝城外埃及人搭帳棚的地方走去，她的腦筋不停在轉，可能是那算命老頭兒的家人或親戚生下這麼一個醜八怪，正好她抱艾蕾去算命，那個老頭便打定主意要偷換嬰兒。

「艾蕾，不管歷經多少困難，媽媽一定要找到妳！」瑪珂在心裡暗暗發誓。

可是，當她來到埃及人居住的地方，他們早已不知去向，傷心又失

望的瑪珂只好把嬰兒抱回家，一想到艾蕾，她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；倒是那個嬰兒自己玩了一會兒，便呼呼大睡。

隔天就是「嘉西莫多禮拜」，有個四處做生意的商人說，他在巴黎近郊的原野看到一些嬰兒衣服的碎片，還有被火燒過的痕跡，更可怕的是周圍血跡斑斑。

於是，城裡的人開始傳言說埃及人為了祭祀邪神，把瑪珂的嬰兒拿去當祭品獻給他們的神。

瑪珂聽到這個消息後，對未來不再抱任何希望，她把醜陋的嬰兒丟在聖母院後，便把自己關在荷蘭塔裡，打算就此度過殘生。

好戲上場

現在是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，轉眼已經過了十七年。

這天天才亮，「噹噹——」的鐘聲響起，巴黎市民立刻陷入一股熱鬧、興奮的情緒中，今天是愚人節，上至貴族，下至販夫走卒，大家全都上街遊行，不管怎麼胡鬧，都不會有人來制止。

葛瑞屋廣場上有人放煙火，聖母院的神父們昨天便到各個街口吹喇叭，通知大家到公眾廳觀看宗教戲劇，因此這兩個地方都擠滿了人。

廣大的公眾廳在不斷人羣湧入後似乎變小了，講話聲、笑聲、嬰兒

的哭聲，甚至馬匹的嘶叫聲，都表達出巴黎人心中的興奮。

才十點鐘，公眾廳裡已人聲鼎沸，一個二十五歲左右的高個子男人看著這一切，心中不禁擔憂這場戲是不是能在十二點準時開演，因為他可是費了半年多的心血才完成這齣戲劇，他的名字叫做肯渥。

好不容易等到時鐘敲了十二下，原本吵雜的人們突然安靜下來，肯渥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
又過了十五分鐘，戲台上的布簾還是沒有拉開。

羣眾開始不耐煩，有人大聲嚷著：「聽說要等到波本大主教來才能開幕！」

坐在窗台上的大學生法南諾開始起鬨：「不要管什麼大主教！」

「對！管他來不來，快點上演！」

「快點上演，大主教來了就叫他上台跳舞！」

「上演！」

「上演！」

吵鬧的群眾開始向舞台湧過去，嚇得站在那裡維護治安的四個警察落荒而逃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演員站上舞台，大夥立刻安靜下來。

「各位觀眾，」，演員安撫大家：

「謝謝你們的光臨，波本大主教就快來了，請大家再等一會兒……」

「立刻上演！」一個大學生尖聲叫著，群眾馬上跟著喊起來。

台上站著的演員不知如何是好，肯渥趕緊上台告訴他：

「立刻上演！」

「肯渥先生，波本大主教會生氣的！」那位演員神色驚惶的對他說。

「沒關係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。」

簾幕終於慢慢拉開，四個衣著華麗的演員走上台，第一位演員拿著一把刀，衣服上縫著「我是貴族」四個字；第二位演員拿著一把金鑰匙，衣服上縫著「我是牧師」；第三位演員拿著桿秤，衣服上縫著「我是商人」；第四位演員則拿著一把斧頭，衣服上縫著「我是工人」四個字。

故事的大意是說，有四個人立志要把一條黃金魚送給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於是他們結伴去尋找，對白相當機智風趣，觀眾席上不時爆出的笑聲，讓肯渥鬆了一大口氣。

「波本大主教駕到！」招待員高分貝的聲音使得觀眾全都安靜下來，在當時，大主教的權力比國王還大，剛才叫嚷著不用理大主教的人，這會兒也全都噤聲不語。

台上的演員楞在那裡，波本大主教一看到這種情形，滿臉不悅：

「你們不等我來就上演，是不是瞧不起我？」

演員們無助的望向肯渥，肯渥勇敢的上前承認：

「這不是他們的錯，是我要他們演的！」

「你沒有權力這麼做！」

「雖然我沒有權，但我不會後悔做這個決定！」

大學生法南諾也在一旁鼓譟：「加油，詩人，我們支持你！」

民眾顯然覺得詩人和大主教之間的爭論，要比台上演得戲更具可看性，而一些大膽的大學生也在旁邊煽動，紛紛嚷著：

「打倒大主教！」

「詩人，我們支持你！」

聽到這些吆喝聲，波本大主教怒不可遏，他吩咐警察：

「把肯渥和那些搗亂的大學生全抓起來！」

在羣眾的幫助之下，肯渥很快消失在人羣中，警察們根本找不到他

，法南諾和他的同學也趁著混亂偷偷溜走，不過，他們並沒有忘記把手上的蘋果丟向波本大主教的腦袋。

愚人之王

波本大主教憤怒的離開公眾廳，一股勝利的喜悅在羣眾間蔓延開來，大家亂吼亂叫的，想找點兒新花樣來玩。

有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跳上講台，他示意眾人安靜聽他說話：

「我是從外地趕來這裡參觀愚人節活動的，你們勇敢的幫助詩人和波本大主教對抗，真是令人敬佩。」

「在我居住的地方，有一個節日叫做『丑王節』，每一個人輪流從洞口伸出腦袋扮傻臉，誰扮得最像，誰就當選為小丑之王；我們也可以來

選個愚人之王，一定會很有趣的。」

他的提議立刻獲得巴黎市民的同意。有人在台上掛起一塊黑布，參加的人陸續上台表演，每次出現誇張可笑的怪臉時，總是令台下觀眾大笑不已，只有一個人例外，那就是詩人肯渥。

公眾廳外面有十幾個警察在監視著，惟恐他逃出去，他現在就像過街老鼠一樣，怎麼笑得出來？

一陣如雷的掌聲響起，接著是羣眾的歡呼聲：「他當選了！他是愚人之王！」

肯渥不由自主的把視線投向舞台，這真是他所看過最醜陋的一張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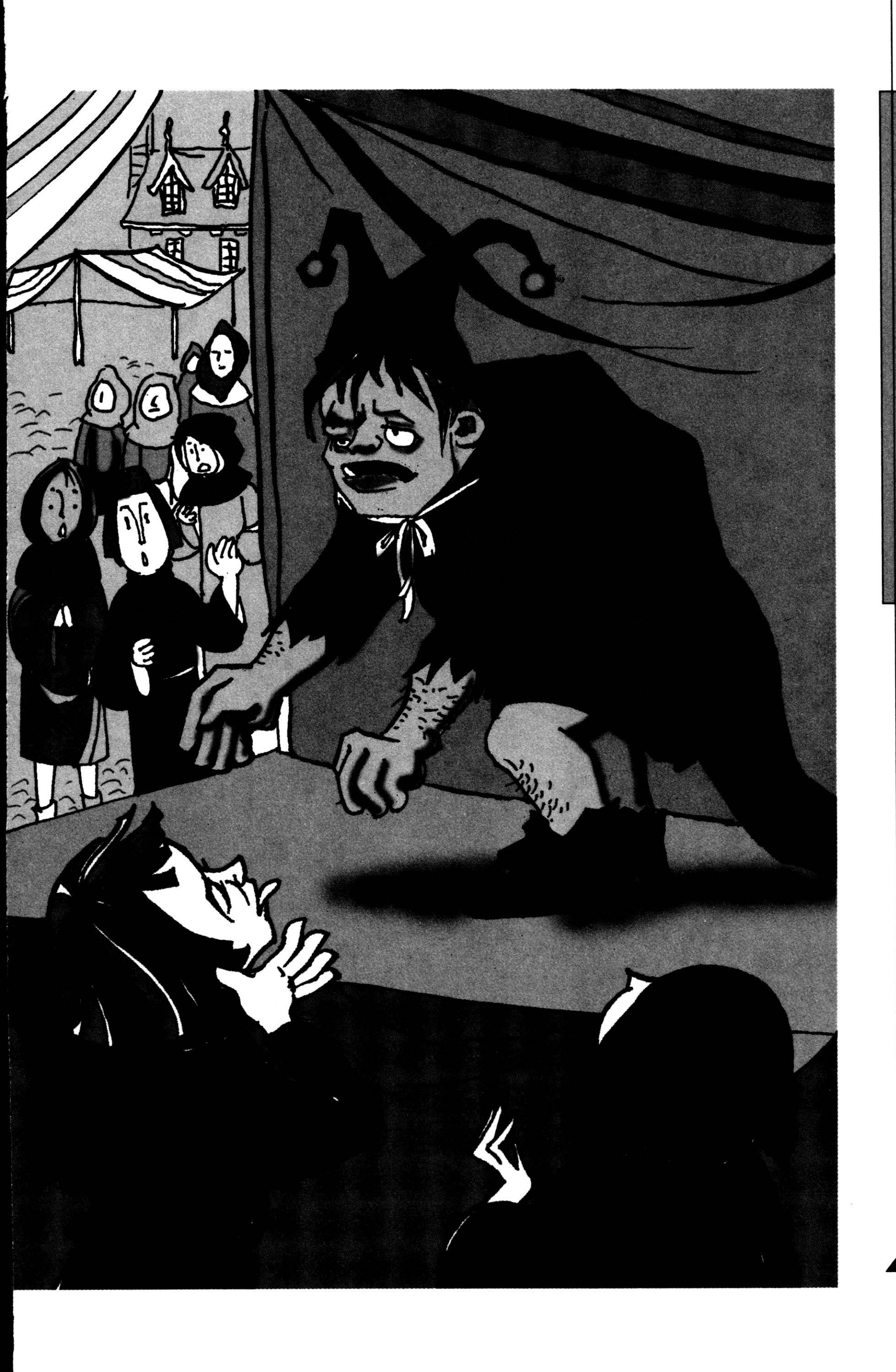
啊！

又塌又扁的鼻子下面，是一張比別人大三倍的嘴，他的右眼已經瞎掉，在濃眉下那隻小小的左眼有著令人心驚的可怕目光，牙齒參差不齊，其中還有一顆牙像象牙一樣突出於上唇之外。

瘋狂的羣眾擁上舞台，當他們把他從黑布後面拉出來，才發現這張怪臉是天生的，而且他的背上有個大肉瘤，使得腰呈九十度彎曲，他的手腳也相當長，不過右腿只有左腿的一半長度。

「他是嘉西莫多，在聖母院敲鐘的怪人！」有人這樣喊著。

大夥兒對這位「愚人之王」顯然相當滿意，不停的拍手叫好，而嘉西莫多只是面無表情的看著他們，有個年青人走到他面前對他做鬼臉，



嘉西莫多攔腰一抱，就把他丟到五公尺遠的羣眾堆裡。

他不只醜，力氣也相當驚人。

提議這個遊戲的男人告訴他：「今天你是巴黎的愚人之王！」

嘉西莫多依然繃著臉看他，他才發覺原來嘉西莫多不會說話。

有人拿著用厚紙糊成的帽子和紅袍子幫嘉西莫多穿上，然後讓他坐在一頂色彩鮮豔的轎子上，再由十二個年輕人把他抬起來。

嘉西莫多看著他們，並沒有反抗，於是這一隊充滿歡樂氣氛的隊伍，便浩浩盪盪的到大街小巷遊行，慶祝愚人節。

跳舞的少女

由於是冬天，暮色很快就籠罩了巴黎。

在漆黑的公眾廳的角落裡，一條黑影猛然竄出，他向窗外看了一下，很快的從台階上逃出去，他就是肯渥。

原本在外面監視的警察，認為他會混在遊行隊伍中，因此一直跟在羣眾後面找尋他的蹤影，反而給了他逃走的機會。

昨天晚上肯渥原本還對未來充滿信心，認為只要他的戲劇受到波本大主教讚賞，他就有機會到皇宮當宮廷詩人，但是，今天他不但成了通

緝犯，還是個無家可歸的窮光蛋。

他低著頭走進小巷子，遠處傳來的煙火聲和歡笑聲，更讓他覺得心情淒苦沈重。

肯渥不知不覺來到塞納河邊，心中滿是絕望。

「不如跳河算了！」他心中想著，但又覺得不妥：「河水很冷吔！」

他搖搖頭，彷彿下定決心：

「管他的，我要去看煙火，參加愚人之王的遊行隊伍！」

肯渥加快腳步往葛瑞屋廣場跑去，很快的擠進看煙火的人羣裡。

在人羣之間的空地上，有一個美麗的少女在跳舞，肯渥不由自主的

睜大眼睛。

少女看起來只有十六、七歲，她站在一張波斯地毯上，一面搖著鈴鼓一面跳舞，她的舞姿曼妙輕盈，紅色的火光照映在她身上，更增加一股神祕的氣息。

除了肯渥之外，還有一個人也神色肅穆的看著她，他是一位穿著長袍的神父，眼神銳利而深沈，彷彿一條正要獵取食物的蛇。

少女一跳完舞，立刻得到羣眾熱烈的掌聲，她招呼蜷伏在地毯角落的山羊：「得卡利！」

雪白的小山羊站起來走向少女，牠的犄角和蹄子都是鍍金的，脖子上還掛著一條黃金項圈。

少女坐在山羊面前，把鈴鼓放在牠的鼻尖上。

「得卡利，現在是幾月？」

得卡利用前腿敲了一下，沒錯，現在正是一月，羣眾紛紛拍手叫好。

「得卡利，今天是幾號？」

山羊敲了六下。

「那是妖術！」有人突然這樣喊，少女向四周看了一下，她不知道說話的是誰，但是肯渥注意到是那位穿長袍的神父。

少女繼續向山羊說：「得卡利，告訴我吉爾市長走路的姿勢。」

山羊用兩條後腿站起來，大搖大擺的走著，圍觀的羣眾不覺笑了起

來，的確很像吉爾市長走路的樣子。

少女又問：「得卡利，羅伯法官是怎麼演說的？」

山羊這會兒坐在地上，兩條前腿一前一後的滑著，還做了一個古怪的表情，就像羅伯法官演說時喜歡晃動肩膀一樣！

羣眾們大笑不已，給少女和山羊最熱烈的掌聲。

「那隻山羊是惡魔的使者！」那位神父又說。

少女這會兒看到他了，她心裡想著：「真是一個討人厭的神父！」

她依然拿著鈴鼓向羣眾收錢，各種銅板像雨點般丟進她的鈴鼓裡，她走到肯渥面前，肯渥趕緊把手放進口袋裡，這才發現他僅有的幾個銅板似乎在逃跑的時候弄丟了。

他漲紅著臉，突然有人丟下三個金幣，少女和肯渥不約而同抬頭望向那個人，原來是那位神父！

望著神父陰沈的微笑，少女全身不覺微微發著抖，這時候從廣場一個陰暗的角落裡，傳來一陣尖銳的咒罵聲。

「滾開，埃及人，不然我要咬死妳！」

少女楞了一下，那是一個充滿怨恨的女人聲音。

羣眾開始議論紛紛：「那是荷蘭塔裡的瘋女人！」

「她平常很溫和，但是只要碰到埃及人，就像發了瘋似的要殺死他們。」

在經過十七年之後，把自己幽禁在荷蘭塔裡的瑪珂，始終無法忘記

埃及人偷走了她的艾蕾！

「艾思瑪！」有人喊少女：「別管那個瘋女人，唱首歌給我們聽！」

「再唱一支埃及歌！」另外一個人說。

少女遲疑了一下，轉頭看看荷蘭塔。

「滾開，埃及人！」瘋女人站在窗口不停的朝她喊著，眼神充滿了憤怒。

艾思瑪決定不理會她，開始用她美麗的聲音唱出一首曲調優美的埃及歌曲。

「不要唱了！」瘋女人咬牙切齒，一遍又一遍的喊著，彷彿要把她

吃掉一般。

唱完歌的艾思瑪走到她的窗前，輕聲問她：「妳為什麼這麼討厭我？」

「我所有的不幸都是埃及人帶來的，尤其像妳這樣的女郎，我恨不得殺了妳！」

「埃及人為什麼要害妳？」

「即使告訴妳，也無法挽回我悲慘的命運，快點兒滾開，埃及人！」瑪珂痛苦的說著。

嘉西莫多

廣場突然喧鬧起來，一把又一把的火炬把夜色照亮得宛如白晝。

那是愚人之王的遊行隊伍，在走遍大街小巷後，他們又回到葛瑞屋廣場。

現在這支隊伍比他們剛剛離開公眾廳時還要聲勢浩大，因為幾乎巴黎所有的小偷、無賴和流浪漢全都加入了他們的行列，使得整支隊伍變得很長很長。

走在最前面的是光著腳，衣服破爛的埃及人，接著是來自「黑暗王

國」的羣眾。

「黑暗王國」並不是一個國家，實際上它指的是巴黎一條叫做奇蹟街的貧民窟，住在那裡的，幾乎都是小偷和扒手，偶爾也有一些殺人犯，一般的巴黎市民絕對不敢走到那裡去。

在黑暗王國的隊伍裡，都是一些斷腳、斷臂或是拄著枴杖的人，他們有一輛由兩隻大狗拉著的小車子，上面坐著一位衣衫襤褸的乞丐，不過由他得意的表情，可以知道他扮演的是國王的角色。

緊跟在他們後面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學生，他們穿著黑色衣服，有的演奏音樂，有的拿著黃色大臘燭，連在公眾廳搗亂的法南諾也混在其中。

接著出場的是坐在彩色轎子上的「愚人之王」，也就是聖母院的駝子嘉西莫多。

各式各樣的樂聲響徹雲霄，當遊行隊伍來到廣場中心，嘉西莫多的表情既興奮又滿足，他從小到大，從來沒有看過這麼熱鬧的場面，也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！

因為他長得很奇特，平常都待在聖母院裡，今天可是他第一次偷偷溜出聖母院，沒想到就這樣當上愚人之王。

心思單純的嘉西莫多，一點兒都不知道大家表面上是恭維他，暗地裡卻在嘲笑他，他的耳朵早在以前敲鐘時便被震壞，他只看到大家咧嘴笑而聽不到譏諷的言詞，因此他也張開嘴巴，開心的笑著。

瑪珂從窗口看到他時，心中不覺一震：「啊，怪物！」但是，她馬上明白這個醜陋的人，正是十七年前被她丟棄的埃及人的嬰兒。

「真是可怕啊！」瑪珂全身顫抖不已：「到底是誰收養他？」

就在大家歡笑熱鬧的當兒，突然有人從人羣中衝出來，他伸手就把嘉西莫多手上的權杖搶過來；嘉西莫多從轎子上跳下來，口中發出類似哀號的聲音，他仔細看著搶他東西的人——一名神父。

這名神父就是說艾思瑪的表演是妖術，卻又賞給她三個金幣的人。

大家都知道嘉西莫多力氣很大，當他生氣的時候，可能會把這位神父撕成碎片，有些婦女甚至害怕的用手摀住眼睛。

沒想到嘉西莫多卻低著頭跪在神父面前。



神父怒氣沖沖的扯下他的王冠，折斷權杖，還把他的紅袍子全部撕破；嘉西莫多只是把雙手合在胸前，絲毫沒有反抗的意思，有些圍觀的羣眾還注意到，他似乎因為害怕而微微發抖。

神父用力搖他的肩膀，示意嘉西莫多跟著他離開這裡，嘉西莫多點點頭後便站起來。

「不行！愚人之王一走，今天這個節目就完全失去意義了！」

埃及人、黑暗王國的羣眾和大學生們反對神父把嘉西莫多帶走，大吵大鬧的攔住他的去路，威脅他把嘉西莫多留下來。

嘉西莫多挺身擋在神父面前，揮動著大拳頭，似乎在警告羣眾不要找神父的麻煩。

神父裝出一副苦臉制止嘉西莫多，當他們走出廣場時，還有不少好奇的人跟在他們後面。嘉西莫多突然回頭對他們發出野獸般的咆哮，這才把他們全都嚇跑。

當他們走到一處陰暗的角落時，神父突然回頭面對嘉西莫多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著：

「嘉西莫多，去把那位埃及少女艾思瑪抓過來！」

嘉西莫多看著神父的嘴唇，他會意的點頭，身影很快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。

十七年前，他把那個怪物似的棄嬰從那些企圖燒死他的人手中救出來時，從來沒想到他會是這麼一位得力的助手，沒錯，這個人正是柯洛德神父，他的嘴角浮出一抹異樣的笑容。

英雄救美

對艾思瑪而言，今天晚上真是充滿驚奇。

她加快腳步往家裡走，山羊得卡利溫馴的跟在她身邊，腦海中不時浮現荷蘭塔那位瘋女人的身影。

「她看來一點兒都不像壞人。」艾思瑪對她有難以解釋的關懷之情：

「她為什麼那麼恨埃及人？下次再碰到她，我一定要好好安慰她。」

離開廣場愈遠，行人愈少，窗口的燈光也一盞盞的被吹滅，艾思瑪突然覺得很孤單。

走到一個十字路口，一個像蝙蝠般的巨大身影突然擋在她面前。

「啊！」艾思瑪嚇得失聲尖叫。

當她看清楚對方的臉，她更是手腳發軟。她用盡全身的力氣叫著：

「鬼啊！救……」

這時，嘉西莫多已經用手堵住她的嘴巴，另外一隻手輕輕的把她抱了起來。

躲在遠處的柯洛德神父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。

艾思瑪在嘉西莫多的手指頭上狠狠咬了一口，趁他鬆手的時候，她

趕緊大喊：

「救命啊！殺人了！」

有一位騎著白馬的武士，突然從黑暗中躍出來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武士看看眼前的情形馬上明白，他大聲喝斥：

「你這個惡棍，趕快放開她！」

嘉西莫多從喉嚨發出一陣奇怪的聲音，他緊緊抓著艾思瑪，一面後退，然後轉身便想逃走。

武士立刻拔出腰間的劍，毫不留情的刺向嘉西莫多瞎掉的右眼上，受不了這種痛苦的他放下艾思瑪，全身搖晃了一下便蹲在地上。

一陣馬蹄聲傳過來，接著出現三個士兵，他們開口問道：「隊長，

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刺傷那個搶人的惡棍，你們把他抓起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士兵們跳下馬，一下就把嘉西莫多綑綁起來，儘管嘉西莫多不斷掙扎，並且發出野獸似的叫聲，但似乎起不了什麼作用。

艾思瑪驚魂未定，過了好一會兒，她才走到白馬武士面前向他道謝：

「謝謝你救了我，請問貴姓大名？」

「只是一件小事，妳不用放在心上。」

艾思瑪相當堅持：「請你務必告訴我你的名字。」

一位士兵突然插嘴：「他是華比侍衛長。」

「謝謝。」艾思瑪向華比深深一鞠躬後，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中。

「路易王的侍衛長華比！」柯洛德神父心中暗暗罵著：「你竟敢破壞我的計畫！」

華比命士兵把抓到的惡棍交給法院後，便騎著馬離開，完全沒有注意到躲在黑暗中的人影。

黑暗王國

無家可歸的肯渥，也在巴黎夜色中漫無目的的走著。

走過一條又一條的街道，在一個街角突然被兩個警察攔下來。

「糟糕！」肯渥心中一驚，轉身拔腿就跑。

「他就是肯渥！」後面的警察大聲喊著：「快抓住他，別讓他逃走！」

肯渥邁開步伐用力跑著，他胡亂抄著小路跑，確定那些警察沒有跟上來後，他終於停下來大口喘著氣，這才發現自己置身在一條髒亂不堪

的街道中。

又累又餓的肯渥不知道何去何從，他拖著沈重的腳步，深深嘆了一口氣，緩緩走下斜坡。

才走了五、六步，肯渥訝異的發現他並不是唯一的行人，一羣像幽靈似的人跳著、爬著、左右晃動著穿過斜坡，他們都是一些殘廢的乞丐。

當肯渥經過他們身邊時，一個用兩隻手撐著走路的乞丐向他靠過來，用悲慘的聲調對他說：「慈悲的先生，請賞我一個銅板吧！」

肯渥不耐煩的對他說：「走開！我比你還需要錢哪！」

接著是一個撐著兩支拐杖的瘸子，他把帽子湊到肯渥鼻尖前，嘴裡

嘟嘟嚷嚷的不知在說些什麼。

肯渥一臉不高興的看著他，問道：「你在玩什麼把戲？」

他加快腳步想離開，卻被一位帶著狗的瞎老頭攔下來：「先生，請你發發慈悲吧！」

「我身上連個銅板都沒有！」

肯渥說完就跑，瞎老頭帶著狗追上去，地上爬的，拄著拐杖的也全都跟上去，看他們跑的樣子，完全不像殘廢的人。

才一會兒功夫，肯渥已經被一大羣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瘸子、瞎子、獨臂人、斷腳人包圍住，他們簇擁著他走到斜坡盡頭，那裡是一大片空地，在黑暗中燃燒的木柴嗶嗶剝剝的響著。

肯渥好像置身在一場惡夢中，他隨口問旁邊的人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奇蹟街。」瞎老頭睜大眼睛說。

「哼！」肯渥冷笑的說：「連瞎子都看得到，的確是一條奇蹟街。」

乞丐們陰險的笑笑，把他拉到一間大房子裡面，那裡爐火燒得正旺，大約有五、六十個乞丐聚集在一起，有的聊天，有的忙著卸下白天的偽裝，當然，也有年紀輕的人正在學習當乞丐的技巧。

肯渥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，他不知道自己會碰到什麼事，不禁擔憂起來。

「喂！把他帶過來。」

肯渥被帶到一位坐在酒桶上的乞丐老頭面前，旁人告訴他：「他是黑暗王國的國王。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國王用粗啞的聲音問他：「為什麼來這兒？」

肯渥趕緊解釋：「我是一位詩人，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會被拉到這裡來。」

「現在你已經知道我們的秘密，如果讓你活著離開，以後我們再也討不到東西了。」

「我不是來打探你們的秘密，請你們不要殺我！」

「你可以禱告五分鐘。」國王面無表情的說：「然後我們要吊死

你！」

「我是無辜的！只要你們讓我離開這裡，我絕對不會向任何人提起你們的事！」

「我們才不會這麼輕易上你的當！」

即使離開這裡，肯渥還得躲避警察的追捕，他打定主意，改口說：

「能不能讓我加入你們？」

國王有點兒訝異：「你想成為黑暗王國的公民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在肯渥的哀求之下，國王終於答應，不過他還得接受一項測驗，就是盤腿坐在一個搖搖欲墜的木臺上，再用腳尖站起來，伸手拿掛在他頭

上的紅衣布偶口袋裡的錢，不過紅衣布偶身上滿是鈴鐺。

「記住！」國王警告他：「鈴鐺不能響，只要它一響，你就死定了。」

「我怎麼可能做得到呢？」肯渥心裡這麼想。他很盡力想從布偶口袋中把錢拿出來，木臺一個晃動，他的手指頭碰到了鈴鐺，原本悅耳的鈴聲頓時成為喪鐘。

瞎老頭把繩索套在他的脖子上，肯渥認命的閉上眼睛。

「我忘記一件事。」國王突然說：「依照黑暗王國的法律，我們還得問問看，是不是有女人願意救他，如果沒有，我們才能把他吊死。」

結果是沒有人願意救他。

當國王要下令時，突然有人喊：「艾思瑪回來了！」

肯渥把臉轉向門口，進來的是那位跳舞的美麗少女，原來她也住在這裡，不過這些乞丐似乎把她當天使一樣的看待。

艾思瑪看看肯渥，轉頭問國王：「你要吊死他嗎？」

「是的，除非妳願意救他。」

艾思瑪的笑聲像銀鈴般悅耳：「那麼，把他交給我吧！」

艾思瑪把肯渥帶回她居住的地方，同時替他準備一頓豐盛的晚餐，肯渥立刻狼吞虎嚥的吃起來。

吃完之後，他問艾思瑪：「妳是埃及人嗎？我覺得妳更像巴黎的小姐。」

「從小我就被埃及人收養，沒有人告訴我我的父母是誰，不過，」艾思瑪小心翼翼的從口袋裡拿出一個鑲著綠寶石的綠絲綢袋子：「我的養母給了我一個護身符，她說只要別人一碰它，它就會失靈。」

艾思瑪趕緊把它收好，肯渥以他詩人的直覺說：「或許妳是被埃及人拐走的巴黎小姐。」

艾思瑪詫異的看著肯渥，隨即悲傷的搖頭，一會兒她站起來對肯渥說：「晚安。」

然後她便帶著山羊離開。

柯洛德神父

站在聖母院的高塔上，可以俯瞰整個巴黎，此刻柯洛德神父正在這裡想著被士兵抓走的嘉西莫多。

頭腦聰明、學問淵博的柯洛德神父，很受其他神父的敬重，不過大家也對他議論紛紛。其實柯洛德神父具有很大的野心，他一直想要像耶穌般顯露奇蹟，讓國王和大主教畏懼他、崇拜他，這種可怕的思想促使他收養嘉西莫多。

嘉西莫多雖然在柯洛德的照料下長大，但他卻不讓嘉西莫多接受任

何教育，他只要嘉西莫多像狗一樣的服從他，他就可以指使嘉西莫多去做很多事，然後再用巫術來矇蔽世人的眼睛，這樣他很快就能夠達到自己的野心了。

由於他常常把自己關在一間密室裡，每到夜晚，密室裡總會發出紅光，附近的人議論紛紛：

「柯洛德神父一定在研究妖術。」

大家都怕他，卻沒有人願意尊敬他。

柯洛德始終堅持他的夢想：

「守著吧！巴黎市民，終有一天我會統治你們的！」

而被士兵抓走的嘉西莫多，此刻正在法院接受羅伯法官的審判，他

的臉因為受傷而痛苦的扭曲著，更讓人無法多看他一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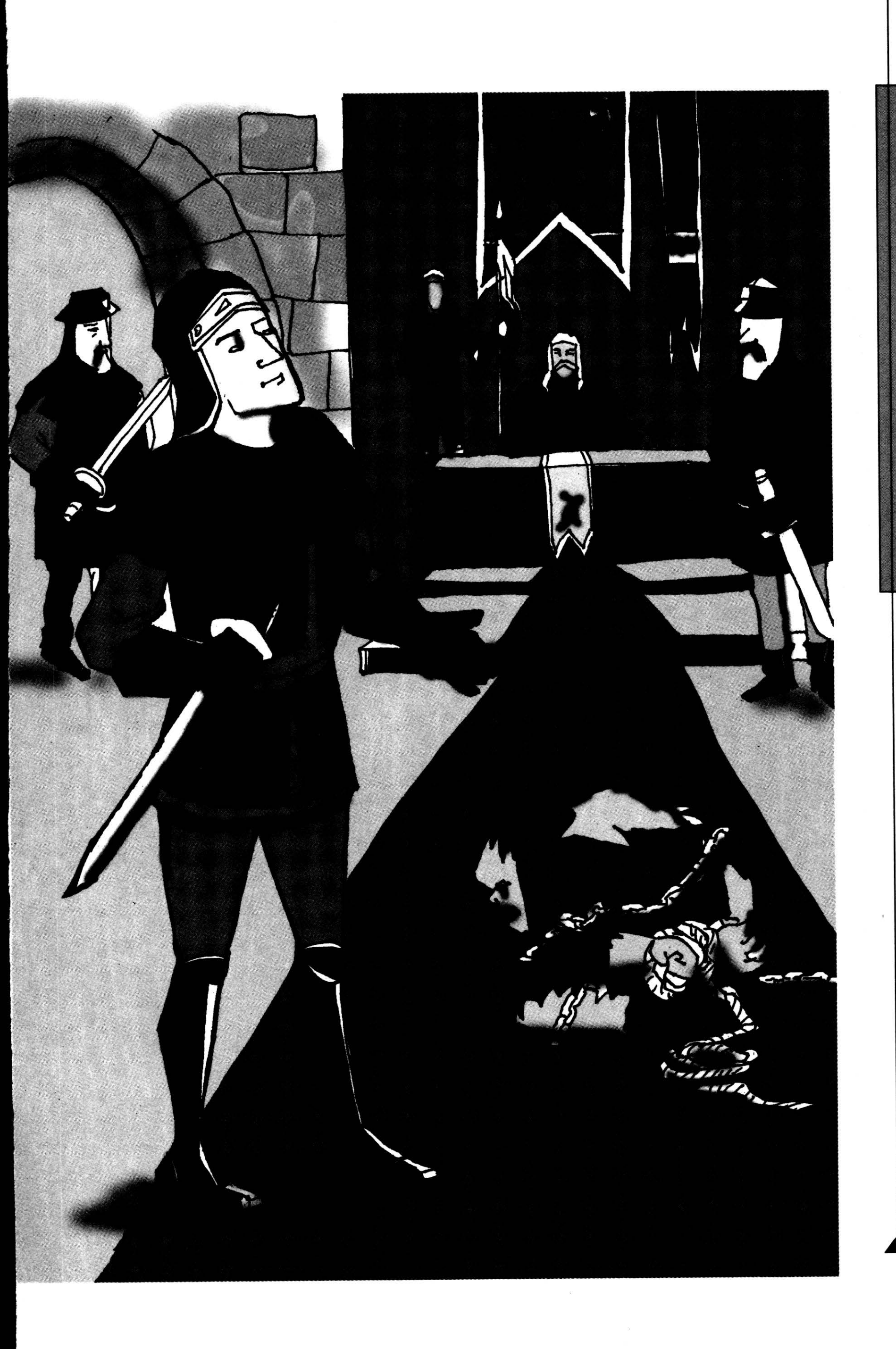
羅伯法官看完有關他犯罪的資料後，決定判他一百下鞭子，再加上示眾一天，執行地點是在葛瑞屋廣場。

華比侍衛長向法官提出反對，他認為應該有人在幕後指使嘉西莫多，這才是法院應該調查的重點。

「這只是一個小案子，」羅伯法官說：「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來管這種事！」

「聽說那個女孩子是『奇蹟街』的女王，如果她真的被抓走，『奇蹟街』一定會騷動起來，整個巴黎也會受到影響。」

華比話才說完，柯洛德神父正由後面悄聲走進來。



羅伯法官說：「你不用擔心『奇蹟街』的事。」

「如果真的出事，那可就來不及了。」

「既然你這麼堅持，那麼你一定知道幕後指使人是誰嘍？」

心虛的柯洛德以憎恨的眼神看了華比一眼，然後趕緊用袖子把臉遮起來。

「我沒有確實的證據，不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指揮嘉西莫多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我不方便說，還是請法官派人調查一下。」

柯洛德神父惡從心生，他恨恨的想著：

「華比，我一定會讓你知道我的厲害。」

意志堅決的柯洛德神父絕不會讓這些小挫折、小人物影響他，儘管他到現在還沒有顯露出任何奇蹟，儘管有人說嘉西莫多是魔鬼，而他是指使魔鬼的妖術師，他依然野心勃勃。

「等著瞧吧，你們這些人！終有一天你們會崇拜我、敬畏我的！」

葛瑞屋廣場

在荷蘭塔的密室裡，瑪珂像雕像一樣的坐在牆角，眼睛直直的望著放在前面的一隻桃紅色小鞋，淚水一下子便爬滿她的臉龐。十七年來，她就像幽靈般看著艾蕾留下來的小鞋子，度過一天又一天。

「伯母！伯母！」

窗外有人低聲喊著，瑪珂只是失神的望著鞋子，一直到對方喊了六次以後，她才慢慢抬頭望向窗外。

一個蒙著頭巾，只露出兩隻眼睛的女人溫柔的問她：

「伯母，妳需不需要什麼東西？」

瑪珂看了她好一會兒，最後才用細小的聲音說：

「我什麼都不需要，只要艾蕾回來就好了。」

窗外的女人並沒有聽到她最後這句話，依然熱心的問著：「妳要不要吃點兒東西？我有葡萄酒和餅乾。」

「給我一些水就好了。」

「伯母，妳為什麼要住在這裡？」

「不要問我這個問題。」

「天氣很冷，穿上這件衣服吧！」女人遞給她一件好看的綠色上衣

。

「不用！」瑪珂冷冷的拒絕。

「那麼，我去幫妳弄一點柴火來！」

「我什麼都不要！」

瑪珂雖然拒絕對方的幫助，她的眼睛卻沒有離開她，這時候那女人的頭巾有點鬆動，她看到了那張美麗卻又讓她厭惡的臉。

「是妳！」瑪珂吃驚的站了起來：

「妳是那個跳舞的埃及人！」

「伯母，請不要恨我，讓我幫助妳吧！」艾思瑪不停的向她懇求。

「不行！我恨所有的埃及人！妳是不是把毒藥放進食物裡，想用來

毒死我？」瑪珂尖聲嚷著。

「伯母，請相信我，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的！」

「一定是那個算命的老頭兒要妳來毒殺我，可惡的埃及人，滾開！」

不論艾思瑪如何解釋，瑪珂已經喪失理智，她發出令人心碎的哀號聲，艾思瑪無計可施，只好垂頭喪氣的離開。

而在行刑臺的周圍，正圍著一羣看熱鬧的羣眾，他們正在懷疑是誰被判刑，結果出現在他們眼前的，竟然是昨天的愚人之王——嘉西莫多，不過，此時他的身分是不折不扣的犯人。

「嘉西莫多！」法南諾在人羣中嚷著：

「今天你可要好好展覽一下自己！」

在行刑台上的嘉西莫多被脫下上衣，用繩子綁在輪盤上，只要他隆起的背轉向劊子手，劊子手就會毫不留情的拿起皮鞭抽打他。

「啪！」

一陣劇烈的痛傳遍嘉西莫多的身體，一直到現在，他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；鞭子不停落在他的肩上、背上，鮮紅的血也一滴滴滲出來。

嘉西莫多無力的垂下頭，一直到劊子手舉起手，輪盤也停止轉動，他才睜開那隻佈滿血絲的眼睛，但是鞭刑只是處罰的一部分，他還得被綁在那裡示眾一天。

劊子手離開後，群眾開始向他丟石頭，並且嘲笑他，嘉西莫多曾經

想反抗，但是他全身被綁得緊緊的，最後他只好再度閉上眼睛，他想起以前在聖母院的日子，多麼無憂無慮啊！這時身上的傷口似乎不那麼痛了。

遠處突然響起一陣馬蹄聲，嘉西莫多趕緊睜開眼睛，是柯洛德神父！他一定會帶自己離開這裡，離開這些討厭的人。

他熱切的看著騎在馬上的柯洛德神父，但是神父只是看了他一眼便離開，嘉西莫多陷入一片絕望中。

「給我水喝！給我水喝！」

他用盡力氣喊著，但是從他嘴巴出來的，卻是一些支離破碎的語言。

「水！給我水喝！」

羣眾們還是不停的朝他丟石頭，法南諾甚至說：「把你背上的東西剖開，你就會有很多水喝！」

「水！水！」

嘉西莫多不停的掉淚，卻沒有人願意幫助他；這時候，有一個少女輕快的走上行刑臺，把一個瓶子遞向嘉西莫多的嘴邊。

「她是昨天被我綁架的少女！」嘉西莫多不敢置信的想著：「她竟然是唯一肯幫助我的人！」

這是第一次有人對他這麼好呢！嘉西莫多感動的流下眼淚，艾思瑪始終掛著微笑餵他喝水，喝完之後，嘉西莫多抖著雙唇說：「謝謝！謝

謝！」

艾思瑪朝著他笑笑便轉身離開，羣眾們都被她的行為感動，同時也為自己的舉止感到羞愧。

而嘉西莫多一直目送她離開，眼睛裡滿是後悔與感激。

陰謀詭計

轉眼已經到了三月，陽光美麗而溫和，到處都有人悠閒的散步，使得巴黎街道熱鬧得像有慶典活動一般。

柯洛德神父高高的站在聖母院的塔上，他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在葛瑞屋廣場跳舞的艾思瑪身上。

艾思瑪快樂的跳著舞，一個穿著紅黃相間衣裳的小丑努力的勸往前擠的觀眾後退，然後到一邊蹲下來，輕輕摸著山羊得卡利的頭。

有時小丑的視線會無意間落在警察身上，不過那些警察根本沒發現

他就是被通緝的肯渥，想到這裡，他不禁笑了一下，抬頭望向天空，意外發現站在塔上的神父，有一股不祥的預感滑過他的脊背。

「那位神父是誰？」他悄聲問身旁的人。

那人看了一下，說：

「他是聖母院的副主教柯洛德神父。」

肯渥想起愚人節那天所發生的事，他對柯洛德神父不覺提高戒心。

一陣清脆的馬蹄聲漸漸靠近，年輕的武士英姿煥發，臉上滿足笑容。

「華比隊長，」艾思瑪眼中泛著光輝走過去：「謝謝你那天救了我。」

艾思瑪把山羊得卡利叫過去，她拿下掛在山羊脖子上的袋子，裡面裝了許多木牌子，每個木牌子上面都有一個字母。

艾思瑪把木牌子放在地上，得卡利用牠的蹄子挑出幾個牌子，排成「華比」兩個字。

「山羊竟然知道我的名字！」華比隊長笑著問艾思瑪：「牠會記住妳教牠的每一件事嗎？」

艾思瑪紅著臉點點頭，這是她為了向他表示謝意，特別教得卡利的。

圍觀的羣眾都覺得很驚奇，華比隊長向艾思瑪揮揮手，一面掉轉馬頭一面說：「改天見，艾思瑪小姐，妳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！」

「謝謝！我會的！」

柯洛德神父把這一切全都看在眼裡，如果要以妖術蠱惑人，艾思瑪將會是一個最有力的幫手，他非得讓她聽從自己的命令不可。

在此同時，法南諾也來到聖母院，他爬了一段又一段的樓梯，終於來到塔頂密室柯洛德神父的房間。

他東看西看，隨意翻開桌上的筆記本，柯洛德神父在上面寫著「我希望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妖術師」、「耶穌第二」、「神祕的奇蹟」等字眼，絲毫不隱藏他的野心。

法南諾冷笑著喃喃自語：「還沒等到奇蹟出現，他可能已經進瘋人院了！」



走廊突然傳來一陣腳步聲，法南諾趕快闔上筆記本，離開桌子遠遠的，假裝自己在端詳房間的擺設。

柯洛德神父一看到法南諾，立刻板起臉孔問他：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親愛的哥哥，我想向你借些錢做一件外套。」

原來柯洛德神父和法南諾是親兄弟。

「法南諾，你在公眾廳對大主教扔蘋果，因而被學校開除，你認為我不知道嗎？」

「巴黎的大學生都很調皮，我只是倒楣被抓到，你不能因此責怪我啊！」

「你愛搗亂又不愛唸書，將來能做什麼？」

「我可以參加侍衛隊，況且我跟華比隊長還有點兒交情。」

「華比隊長？」柯洛德神父心生一計，他馬上改變語氣：「我可以給你錢，不過你要幫我做一件事。」

「沒問題！只要你交代的事，就算是赴湯蹈火，我也會把它完成！」

離開聖母院後，法南諾直接到葛瑞屋廣場找艾思瑪，並且交給她一封信。

艾思瑪詫異的看著這位陌生人。

「剛才我碰到一位朋友，他是華比隊長，他託我把這封信交給妳。

「法南諾趕緊解釋。

信上寫著要艾思瑪跟這位法南諾一起去找華比，因為他有事要和他們商量。

肯渥認出來法南諾是愚人節那天在公眾廳大吵大鬧的學生，他雖然不相信他，但是華比的信看起來又不像假冒的，因此當艾思瑪說她想和法南諾一起去時，肯渥實在找不到反對的理由。

當法南諾帶著艾思瑪和她的山羊得卡利離開時，肯渥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，他決定去華比隊長家把事情弄清楚。

果然不出他所料，華比隊長正在家裡，肯渥把剛才發生在廣場的事和信全都告訴華比。

「法南諾？他是柯洛德神父的弟弟，是個無所事事的混混。」華比說。

「我想起來了！今天我看到柯洛德站在聖母院的高塔看艾思瑪，一定是他！」

「我也懷疑當初嘉西莫多綁架艾思瑪，也是受到他的指使。」

「聽說他是一個妖術師。」

華比拿出一把黃金打造的劍，說：「這把劍可以對付他，不過我們必須先知道艾思瑪被抓到什麼地方，才能夠把她救出來。」

想到這點，華比和肯渥同時嘆了一口氣。

山羊得卡利

法南諾把艾思瑪帶到一間醜陋的房子前，他粗暴的踢了一下門。

「誰啊？」裡面傳來一位老婦人粗糙沙啞的聲音。

「快開門！是樓上的房客打發我來的！」法南諾回答的語氣相當不耐煩。

門一下就打開了，一位衣衫襤褸，手裡拿著油燈的老婦人站在那兒。

有一瞬間，艾思瑪以為自己是在奇蹟街，從小在黑暗王國長大，她

很快就知道這裡不是一般住家，連空氣都瀰漫著一股罪惡的味道。

「華比隊長絕不可能住在這種地方！」艾思瑪心中想著，她隨即低聲喊山羊：「得卡利！」

她把嘴湊進山羊耳邊，嘀嘀咕咕說了一些話，法南諾看到這種情形，不覺有點緊張，他拉長耳朵想聽，卻什麼也沒聽到。

「艾思瑪小姐，請妳把山羊一起帶到樓上。」

「不行，我要讓得卡利回去。」

「我以為妳和妳的神奇山羊是形影不離的。」法南諾有點兒嘲弄的說。

「你說的沒錯，不過若是有特別的事情，我還是會讓牠去做。」

「妳把牠訓練得不錯嘛！」艾思瑪不理法南諾，她拍拍山羊的脖子，牠立刻順著原路跑回去，很快消失在昏黃的暮色中。

「一隻山羊能做什麼事？」法南諾心中想著：「反正我的任務是把她帶到這裡，待會兒若是出了什麼意外，全都不關我的事。」

他拿了幾個金幣給老婦人，於是老婦便帶著他們爬上樓梯。樓上有一條長廊，老婦人帶他們走到最後一個房間，把油燈放在桌上後，她悄悄走了出去。

法南諾也跟著老婦人下樓，艾思瑪不安的看著房間，嘆了一口氣，她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，只好坐在椅子上等。

雖然才十六、七歲，但生活的磨練卻讓艾思瑪膽識過人，剛才在門口一發現情形不對，她便用埃及話告訴得卡利，要牠趕快去找肯渥，並且把他帶到這裡來。

得卡利雖然只是一隻山羊，卻具有神奇的能力，牠可以聞出住在兩公里內的人，並且能準確無誤的找到牠要找的人。

儘管如此，艾思瑪還是有點兒擔心：「得卡利能不能找得到肯渥呢？」

她環顧四周，如果華比隊長真的不是住在這裡，會是誰想見自己呢？

「上帝啊！」艾思瑪不禁禱告：「請幫助得卡利，讓牠平安的找到

肯渥吧！」

門突然被推開，一個穿著黑衣服的人走進來，他用陰險的眼光看著艾思瑪，艾思瑪毫無懼色的望著他。

「你不是華比隊長！」艾思瑪生氣的指責他：「是不是你捏造華比隊長的信，把我騙到這裡來的？」

「是的！」對方回答的很快。

「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「我一直想找個像妳這樣的人，妳很適合當小女巫。」

「小女巫？」

艾思瑪不敢相信的睜大眼睛看著對方，她可一點兒都不會妖術，也

不想讓別人畏懼她。

「妳是當女巫的最佳人選。」

「你弄錯了！我不願意當女巫，也不適合當女巫！」

「妳不是已經會妖術了？不然那隻山羊怎麼會聽妳的話，做那麼多驚人的表演？」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

柯洛德並沒有回答她的問題，他只是定定的望著艾思瑪。

一陣涼意打從艾思瑪心底升起，她用請求的口吻說：「請你讓我回去！」

「不行，妳必須答應當女巫！」



「不！」

「拒絕對妳並沒有好處，如果妳把我惹火了，小心性命不保。」

「你嚇唬不了我！」

「太好了，當女巫要有這種膽量才行！」

「我已經說過，我絕對不會當女巫的！」

艾思瑪試著要逃開，門卻被鎖住。

「除非妳答應，否則妳永遠無法離開這裡。」柯洛德胸有成竹的說。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

「我是神的使者，將要對大眾顯現奇蹟！」

「我才不信，你一定是魔鬼派來的，想要利用我當你的爪牙！」艾思瑪咬牙切齒的說。

柯洛德走到艾思瑪面前，一把抓住她的肩膀，狠狠的說：「妳非答應不可！」

艾思瑪在他的逼視下，覺得一陣暈眩。

在此同時，華比和肯渥因為查不出艾思瑪的下落，正在焦急不已。彷彿間，肯渥覺得自己似乎聽到山羊得卡利的叫聲，「可能是我太擔心艾思瑪了。」他心裡這麼想著。

「咩！咩！」

一陣又一陣的羊叫聲從外面傳進來，肯渥高興的跳起來：「是得卡

利！」

華比拿著寶劍和肯渥來到門口，真的是得卡利！牠一看到肯渥，就咬著他的衣服，好像要肯渥跟牠走似的。

「你要我跟你走嗎？」肯渥隨即轉頭對華比說：「艾思瑪一定遇到危險了，請你趕快去救她！」

「事不宜遲！」華比彎腰對得卡利說：「山羊先生，麻煩你帶路！」

密室裡的決鬥

艾思瑪被關的地方離華比的家有一大段距離，肯渥很訝異得卡利居然能夠找得到他，華比對牠的本領也相當讚嘆。

得卡利終於把他們帶到那間醜陋的房子前。

「就是這裡嗎？辛苦你了，山羊先生。」

華比拍拍得卡利的頭，然後對肯渥說：

「麻煩你到侍衛隊叫我的部屬來好嗎？他們若是騎馬的話，很快就可以趕到這裡。」

肯渥雖然有點兒擔心華比的安全，但他是全國著名的武士，應該不會輸給柯洛德，於是他加快腳步往侍衛隊的方向跑去。

華比輕輕敲門。

「誰？」是剛才那位老婦人的聲音。

華比不出聲，繼續敲門。

「傑克！」老婦人以為是他的兒子，大罵著：「你又喝醉酒了！」

門一開，華比立刻溜進去，老婦人一看見是個武士，心裡一急，伸手想攔住他。

華比亮出他手中的寶劍，低聲告訴她：「不要叫，告訴我，那位埃及女郎在什麼地方，有沒有人跟她在一起？」

老婦人指指樓上，說：「有一個穿黑衣服的人也在那裡。」

「好！」華比用力把老婦人推向樓上，一面告訴她：「上去叫他開門，不管妳用什麼方法都可以。」

老婦人顫抖著雙腿爬上去，華比緊跟在她後面，來到最後一個房間，老婦人遲疑了好一會兒，終於敲門說：

「喂！喂！先生……」

由於柯洛德讓艾思瑪聞一種奇怪的迷魂藥，此刻她像死了一樣的躺在長椅子上。

柯洛德站在她身邊，用手遮住她的臉，十根手指頭不停的蠕動著，艾思瑪緩緩的睜開眼睛，用空洞而著迷的眼神看著他。

柯洛德把手指向右，艾思瑪的頭便轉向右，他的手指向左，艾思瑪的頭也跟著向左轉。

「快成功了！」柯洛德滿心高興，偏偏在這緊要關頭，竟然有人敲門！

柯洛德手一停，艾思瑪便癱軟在椅子上。

「什麼事？」他氣極敗壞的問。

「剛才帶那位小姐來的先生有急事找你。」老婦人在門外說。

「讓他等一會兒。」

「不行！他說有很急的事，非見你不可！」

柯洛德低聲咒罵一句，上前把門打開，出現在他眼前的，竟然是華

比！

他機靈的後退，順手抓起放在門邊的一根黑色的木棍；華比一進屋內便看到躺在椅子上，面無血色的艾思瑪。

「柯洛德，身為聖母院的副主教，沒想到你竟然會做出這麼卑劣的事。」

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絕對不會放過你。」

「今天就讓你見識這把寶劍的厲害！」

「只是一把玩具劍，你以為你可以靠它打敗我嗎？」

在這間陰森而怪異的房間裡，頓時充滿駭人的殺氣。

華比舞動刀尖，一步步向柯洛德逼近，柯洛德拿著黑棍子，一動也

不動的立在原地。

華比突然一劍刺過去，柯洛德用黑棍子把它撥開，隨即攻向華比頭上，華比用劍擋住棍子，使盡力氣把柯洛德逼向牆邊。

「你還不投降嗎？柯洛德副主教。」華比嘴角浮出勝利的微笑。

「哼！」柯洛德冷笑一聲，把力氣集中在手臂上，使勁向華比衝過去！

華比輕輕轉身便閃過攻擊，當柯洛德再度攻向他，他身形一閃，只看到一道劍光，柯洛德的左肩已經血流如注，他痛苦的丟下黑棍子，同時順手抓起放在旁邊裝迷魂藥的小罐子。

當華比把劍抽回去，柯洛德也把瓶子丟向他，華比舉起左手遮住臉

，小罐子因為碰到他的手臂而破碎，裡面裝的液體四處噴濺，連華比的臉上也沾上一些。

「你這個卑鄙的傢伙！」

華比舉起劍要刺向柯洛德，卻覺得頭昏眼花，連站都站不穩。

「糟糕！是迷魂藥！」他嘟囔一句，便趴在地上無法動彈。

柯洛德忍住痛，撿起華比掉在地上的劍，毫不留情的往他身上刺下去！

殺人凶手

當肯渥帶著士兵們進入房間時，大家全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。

華比隊長全身是血的躺在地上，艾思瑪則是一臉茫然的坐在他身邊。

「隊長！」士兵們趕緊過去扶他，一面喊著：「快！趕快把他送進醫院！」

三個士兵把華比抬出去，其他的士兵則不停的問艾思瑪：「是誰刺傷隊長？」

「他逃到哪裡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！我什麼都不知道！」艾思瑪痛苦的把臉埋在手上。

「妳不知道？他們不是在這裡打鬥嗎？妳怎麼會不知道？」

「我什麼都不知道！我……我睡著了。」

「妳睡著了？妳別想要騙我們！華比隊長是出名的武士，他不會輕易輸給別人，這場打鬥一定很激烈，妳怎麼可能睡得著？」

艾思瑪百口莫辯，肯渥在一旁趕緊替她解釋：「她一定是中了妖術。」

這下子士兵把怒氣全都出在他身上：「若不是你去找隊長來救她，隊長就不會受傷！」

另一個士兵用力搖艾思瑪的肩膀，狠狠問著：「快說！凶手到底是誰？」

「我不知道啊！我只記得他穿著一身的黑衣服。」

「隊長是為了救妳才受傷的，妳竟然不知道凶手是誰！」

肯渥懇求他們：「一定是聖母院的柯洛德神父，你們可以調查他。」

「副主教柯洛德？你有證據嗎？我們可不想拿我們的腦袋瓜子開玩笑。」

老婦人也被帶上來，她堅持自從艾思瑪進來後，只有華比隊長進來看過她，看來柯洛德已經用錢收買老婦人，並且教她怎麼回答問題。

「一定是她從背後刺傷隊長！」

所有的證據都對艾思瑪不利，現在士兵更認定她是凶手，而強行把她帶走了；艾思瑪心中只擔心一件事：「華比隊長的生命會不會有危險呢？」

艾思瑪很快被送到法院，不只肯渥見不到她，連奇蹟街的人都不知道她被抓走，而山羊得卡利也消失了蹤影。

肯渥不知要找誰幫忙，他每天在侍衛隊和法院門前徘徊，只希望能夠打聽到一點兒消息。

有一天，他拖著沈重的腳步來到法院，已經有一些人在那裡，原來待會要審判艾思瑪，肯渥心中一緊，也跟著大夥排隊進入法院。

臉色蒼白的艾思瑪帶著手銬被押進來，她跪在法官面前，哀求說：「法官大人，請告訴我華比隊長是不是還活著，如果是的話，求你讓我見他一面！」

「住嘴！這兒是法庭，妳不能任意說話！」

「求求你，只要華比隊長還活著，他會證明我是無辜的。」

「華比隊長現在還昏迷不醒，不能說話。」

「太好了！」艾思瑪欣慰的說：「昏迷不醒表示他還活著！」

「艾思瑪，妳今天就要被審判，華比隊長恐怕沒有辦法替妳證明任何事。」

「沒關係！只要他還活著，即使被處死，我也不會有怨言。」艾思

瑪勇敢的說。

坐在旁聽席上的肯渥突然站起來，他大聲對法官說：

「法官大人，我建議應該把這場審判延到華比隊長痊癒後再舉行，才不會冤枉他人。」

「你有什麼權利這樣要求？」法官厲聲的說：「士兵，把他趕出去！」

艾思瑪眼看著肯渥為救自己，反而被趕出法院，心中充滿絕望。

「帶山羊進來！」法官又下令。

山羊一進到法院，四處張望一下，很快便跑到艾思瑪面前，溫順的靠著她，艾思瑪輕輕摸著得卡利的頭。

「聽說這隻山羊會魔術，是不是真的？」法官問艾思瑪。

艾思瑪點點頭，接著她問山羊日期、時間等，山羊都正確的回答出來，牠也用袋子裡的木牌排出「華比」兩個字。

「那是妖術啊！」旁聽席上的人紛紛低語。

「艾思瑪，妳不僅用妖術愚弄人民，還利用這隻山羊引誘華比隊長，並且殺了他，現在妳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「不是我！我不可能殺害他！」

「妳還不承認？我要動用刑具拷問妳。」

倔強的艾思瑪被士兵帶到牢房，他們在她腳上穿上沈重的鐵鞋，只要轉動輪子，鐵鞋便會漸漸夾緊艾思瑪的腳。在受不了這種痛苦的情形

下，艾思瑪只好承認是她殺害華比隊長。
法官對這個結果相當滿意，他宣判艾思瑪明天將坐囚車到聖母院前舉行懺悔儀式，然後再到葛瑞屋廣場的行刑臺執行絞刑，連山羊得卡利也一併處死。
艾思瑪滿臉淚水，心中充滿悲哀與絕望，她喃喃說著：「上帝已經拋棄我了！」

執行死刑前

天才剛亮沒多久，葛瑞屋廣場又充滿馬蹄聲、輪子聲和人們叫喊說話的聲音。

在荷蘭塔裡的瑪珂，依然看著那隻桃紅色的小鞋子，懷念她的孩子。

從窗口走過四、五個高聲談笑的少年，他們說起今天有個埃及女人要被絞死，這句話引起瑪珂莫大的興趣。

她趴到窗邊，往葛瑞屋廣場看去，已經有人在檢查絞繩，行刑臺的

周圍更是佈滿看熱鬧的人們。

在荷蘭塔的旁邊站著一個穿黑衣服的神父，他目不轉睛的看著行刑臺，瑪珂喊他：「神父！」

他一轉頭，原來是柯洛德。

「神父，今天要絞死什麼人？」

「就是常常被妳咒罵的那位埃及女郎。」

瑪珂瘋狂的笑了起來：「可惡的埃及人！把他們都吊死！」

「妳為什麼那麼恨埃及人？」

「他們偷走我的小孩，還把她殺死祭神，然後拿一個獨眼、背上有肉瘤的怪物來給我；上次我還看到那個怪物，他竟然長大了，我的女兒



呢？我永遠詛咒埃及人！」

「原來嘉西莫多就是她丟棄的。」柯洛德心中想著，為了安撫瑪珂的情緒，他趕緊說：

「現在那個埃及女郎馬上就要被絞死，妳應該會很高興吧？」

瑪珂看著行刑臺，臉上終於出現好久不見的笑容。

憑著強韌的生命力，昏迷的華比隊長終於醒過來。在旁邊照顧他的武士喜形於色：「隊長，你終於醒過來，你已經昏迷七天了！」

「給我一杯水！」他有氣無力的說著。

喝完水後，華比漸漸恢復意識，他努力回想當時的情形，口中喃喃

唸著：「那個昏倒的埃及女郎……」

「埃及女郎？」士兵馬上向他報告：「她因為謀殺隊長被判死刑。」

「什麼？」華比大吃一驚：「她不是殺人凶手！你們為什麼不設法叫醒我，問我當時的情形！」

華比掙扎著要起來，士兵慌張的說：「隊長，你的身體還沒復原，要多休息才行！」

「無辜的人被判死刑，真正的凶手卻逍遙法外，我不能忍受這種事情！快帶我去法院，這件案子一定要重新審判！」

病房外面突然傳來爭吵的聲音。

「請讓我進去，我一定要見華比隊長！」

「我非進去不可，明天就來不及了！」

華比一聽，是肯渥的聲音，趕緊命士兵帶他進來。

「你醒了？」肯渥一看到華比，神色激動的說。

「為了艾思瑪的清白，我正要去法院呢！」

「她待會兒就要被執行死刑了，求你趕快去救她吧！」

「即使賠上我的性命，我也不會讓無辜的少女為我送死！」華比命令士兵：「快去準備馬匹！」

「隊長，你的傷勢太重了，不能騎馬。」士兵好意的勸他。

「這是為了正義和榮譽，你快去把我的馬牽過來！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華比不顧傷口，厲聲說著：

「別多說了，去把馬牽過來！」

由於艾思瑪要先到聖母院做懺悔，風聞而來的人早已把聖母院前面擠得水泄不通，士兵們不得不圍起一道人牆，擋住愈來愈多的群眾。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著即將要被吊死的埃及女郎，突然有人喊：「她被押出來了！」

「嘩！」看熱鬧的人群像螞蟻般往囚車方向湧去。

艾思瑪坐在囚車裡，兩隻手被反綁在後面；她披散著頭髮，胸前還掛著她的幸運袋，纏在她脖子上的粗繩讓人看得怵目驚心。

被繩子綁住的山羊得卡利也靜靜躺在她腳邊。

原本吵雜的群眾看到艾思瑪美麗而又充滿絕望淚水的臉龐，不由得全都安靜下來，陽光依然溫暖的照著，聖潔的聖母院前面卻有著一股不安的死亡氣氛。

聖母院的大門悄悄被打開，中間的聖壇上有一個很大的銀色十字架，神父們和唱詩班的少年已經站好位置，艾思瑪打著赤腳從囚車走到聖壇前。

一位穿著胸前繡有黑十字架銀袍的神父，從大十字架後面走出來，預備為艾思瑪舉行懺悔儀式。

艾思瑪像看見幽靈似的神色大變，他就是那位抓她又陷害她的人！

艾思瑪呆呆的站在那裡，一股憤怒的火焰慢慢在她心中燃燒！

柯洛德面無表情的走到她面前：「埃及女郎！跪下來求神寬恕妳的罪惡吧！」

接著他彎腰向前，彷彿要聽艾思瑪懺悔似的，其實他是低聲說著：「艾思瑪，只要妳答應做女巫，我可以救妳！」

艾思瑪使勁大嚷：「你是魔鬼！你才是需要求神寬恕的人！」

「去死吧！」柯洛德低聲咒罵著，然後把手放在艾思瑪頭上，大聲且莊嚴的說著：「迷途的羔羊啊！回到妳原來的地方吧！神永遠跟妳在一起。」

懺悔儀式完後，艾思瑪再度被押上囚車，望著蔚藍的天空，她多麼

希望自己是一隻可以自由飛翔的小鳥啊！

在廣場的另一端，有一名武士騎著白馬向這邊飛奔過來，艾思瑪的眼睛不覺亮了起來，因為騎在馬上的正是華比隊長！

受傷的華比勉強騎著馬趕來，現在他已經沒有力氣叫喊，只能向艾思瑪揮手，任由馬兒一路奔跑，但是要穿過密密麻麻的羣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艾思瑪因為興奮過度，竟然昏倒了！

劫囚車

站在聖母院高塔上的嘉西莫多，他一直注視著地面上的情形。

他早就在一根柱子上，綁了一條長至地面的繩子，然後等待有利的機會；當艾思瑪昏倒的時候，他立刻抓住繩子滑下來，迅速跑到囚車旁，用力打倒看守艾思瑪的士兵。他抱起艾思瑪，像一枝箭似的衝回教堂。

「哇！」羣眾歡呼起來。

「嘉西莫多在報恩！」

「愚人之王加油！」

法官和士兵們面對瘋狂的羣眾，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因為聖母院是一個神聖的避難所，依照當時的規定，犯人只要跑到裡面，就不可加以追捕，剛才柯洛德說他可以救艾思瑪，指的就是這個意思。

嘉西莫多沿著樓梯不斷往上爬，每次在平臺上出現，他就高舉著艾思瑪大喊：「神聖的避難所！」

底下羣眾的歡呼聲沸騰到了極點！

柯洛德並沒有看到這一幕！

因為受不了良心的苛責，懺悔式一完畢，他便換上黑衣服，獨自走到塞納河邊，艾思瑪可憐的身影一直在他腦中浮現，讓他坐立難安。

「只是一個埃及女郎罷了！」他安慰自己：「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！」

儘管如此，一種恐懼不安的感覺還是在他心裡慢慢擴大開來。

為了不願意看到行刑臺，柯洛德等到天黑了才回到聖母院。但是經過葛瑞屋廣場時，他還是忍不住向行刑臺望了一眼，卻什麼也沒看到。

「也許她的屍體已經被搬走了。」

柯洛德心裡想著，寂靜的廣場突然顯得陰森恐怖，他加緊腳步趕回聖母院。

他捧著蠟燭，慢慢走向頂樓，一陣冷風吹得他直打哆嗦，同時也把手上的臘燭吹熄了，柯洛德不禁覺得背脊發涼。

他朝著對面的窗子望去，隱隱約約看到一位穿白衣服的女郎。

「艾思瑪！」柯洛德全身打顫：「是艾思瑪的幽靈！」

他覺得自己一動也不能動。

艾思瑪的白衣在風中飄動，整個人看起來好像飄浮在空中一般，她朝著柯洛德的方向走過來，柯洛德本能的後退，全身血液似乎在瞬間冰凍起來。

「幽……幽靈！」

艾思瑪無聲無息的從兩腳發抖、牙齒打顫的柯洛德身邊經過，彷彿他不存在似的，心虛的柯洛德隨即拔腿跑下樓梯。

銀哨子

被嘉西莫多救走的艾思瑪，在他的細心照顧下，身體終於慢慢恢復健康。

他盡力向艾思瑪表達他的意思：「白天妳一定要留在教堂裡面，千萬不要出去，否則他們會把妳抓去殺掉，晚上妳可以在聖母院裡走一走。」

艾思瑪這才發現嘉西莫多有一顆善良的心，她再也不怕他那張扭曲的臉了。

嘉西莫多還給她一個銀哨子：

「如果妳有事找我，就吹它；雖然我是個聾子，但是不管距離多遠，我都能聽到銀哨子的聲音。」

艾思瑪又恢復了以往的快樂，嘉西莫多看了也覺得很高興。

有一天，艾思瑪突然想到自己所受的寃屈和華比隊長的傷勢，不由得掉下淚來。

藉著唇語和手勢，她讓嘉西莫多明白現在只有華比隊長能救她。

「這很簡單，」嘉西莫多說：「只要把華比隊長帶來這裡就行了。」

趁著夜色，嘉西莫多到華比住的地方找他；但是法院不知從哪兒得

到消息，早就派了幾位訓練有素的士兵埋伏在門口，準備捉拿他。

士兵們用纏著鐵絲的棍子攻擊嘉西莫多，雖然渾身是血，嘉西莫多還是勇敢還擊，把他們全都打倒在地。

可惜的是，華比隊長為了趕去救艾思瑪，因為傷勢惡化，而被轉往宮廷醫師家裡接受照料，嘉西莫多只好拖著疲乏的身子，回聖母院告訴艾思瑪這個壞消息。

事到如今，艾思瑪只好忘掉這些不幸的遭遇，繼續待在聖母院裡。

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，她突然被一陣聲音吵醒，睜眼一看，是那一位陷害她的神父！

原來柯洛德已經知道嘉西莫多把她救進聖母院裡的事情，此刻對艾

思瑪而言，神聖的避難所再也不是安全的地方了。

「你是凶手！殺人的惡魔！」艾思瑪躲到角落裡，有氣無力的說著。

「想不到妳竟然能死裡逃生。」柯洛德冷笑著對艾思瑪說。

「你是聖母院的神父嗎？竟然會用妖術殺人！」

「妳已經知道我的身分，更不能留妳活口！」

柯洛德撲向前，緊緊勒住艾思瑪的脖子，艾思瑪用手推他、打他、抓他都沒有用；在一陣慌亂與掙扎中，她的左手突然摸到地板上一個冰涼的東西。

那是嘉西莫多的銀哨子！

艾思瑪使出最後力氣，吹響銀哨子。

柯洛德終於放開手，他的兩眼佈滿血絲：「沒有人會來救妳的！」

當他要再次攻擊艾思瑪時，一隻強而有力的手突然抓住他的脖子，他回頭一看，竟然是嘉西莫多！

柯洛德拼命想制止他，卻忘了他是個聾子，嘉西莫多一腳把他踢倒，抓住他的腿便往門外走去。

在月光下，嘉西莫多才發現要殺害艾思瑪的，竟然是他最敬愛的柯洛德神父！

他的手一鬆，柯洛德趕緊站起來，狠狠的踢了他一腳，然後跑下樓去。

發動攻擊

在奇蹟街，一場盛大的宴會正在舉行。

國王坐在一個大木桶上，他的周圍滿是刀、劍、棍子、斧頭等武器，參加宴會的男女老少正爭先恐後的挑選他們喜愛的武器。

「大家快點兒準備！」國王大聲喊著：「我們一個小時後出發！」

一個身穿盔甲的青年爬上桌子，慷慨激昂的演說著：「各位，我今天特別來加入你們，因為我們要去攻打聖母院，殺神父，救回艾思瑪，再把恐怖的嘉西莫多帶回來處以火刑，這是值得稱頌的壯舉！」

大家紛紛鼓掌表示贊成。

坐在火爐旁沈思的肯渥覺得他的聲音很熟，抬起頭來一看，原來是法南諾，柯洛德的弟弟！

「他竟然也混到黑暗王國裡！」肯渥憤怒的想上前揭穿他的所作所為，但這些對艾思瑪來說，並沒有幫助，於是他又重新坐回火爐旁。

「如果華比隊長能儘快恢復健康，那該多好！」這是肯渥心裡最大的願望。

望著這一支奇異的隊伍，肯渥忍不住輕輕搖了搖頭，他們以為可以把艾思瑪從聖母院裡救回來，其實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啊！

國王走過來，拍拍肯渥的肩膀說：「詩人！加油！」

肯渥依然坐著沒動，遠處的鐘已經敲了十二下。

「好！」國王終於下令：「出發！」

嘉西莫多此刻正在聖母院的塔頂俯視巴黎夜色。

自從知道柯洛德的祕密後，柯洛德經常無緣無故的懲罰他，嘉西莫多從不反抗；只有當柯洛德接近艾思瑪的房間時，他才會像凶猛的野獸般對抗他。

寂靜的巴黎，黑暗中有一股不安定的氣氛四處流竄。

剎那間，嘉西莫多發現塞納河畔有一條長蛇似的黑影正在向聖母院逼進，他馬上明白他們是要來搶艾思瑪，他必須趕快想辦法才行。

在衡量情勢後，他決定單獨對付這些人，他決定不到最後關頭，絕

不吵醒熟睡的艾思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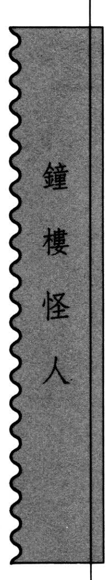
這可是一支龐大的隊伍，在前頭的人點燃五、六支火把，國王爬到旁門上，指揮羣眾排成攻擊隊伍，他們的動作迅速而且無聲，一切準備就緒。

國王向聖母院大聲宣告：「我們是來救無辜的艾思瑪的！你們這些神棍，竟然答應法院的要求，天亮後要把艾思瑪交出去，現在我命令你們把她交給我們，否則我們就要破壞你們的教堂！」

嘉西莫多聽不到他在說什麼，他只是密切注意大家的行動。

「進攻！」

國王一下令，馬上有三十幾個年輕人拿著斧頭砍鐵門，金屬撞擊的





聲音震撼了整個夜空。

一根大木頭突然從上面掉下來，把站在石階上的人全打倒在地上，群眾哇的一聲全都往後退，連搗毀鐵門的人也趕緊逃開。

國王憤怒的叫著：「你們竟然拒絕我們的要求！來人啊，進攻！」

「向前衝！」

國王再次下令，卻沒有人敢上前一步。

「用木頭撞開門，不要喪失你們的膽量！」

在國王的鼓勵聲中，大夥兒抬起木頭撞門，一顆顆石頭像雨一般的落下來。

原來嘉西莫多把修理鐘塔用的石頭、木頭和一些鉛管，全都用來當

作武器，這才阻止了他們的攻勢。

法南諾不知道從哪裡搬來一座長梯子，打算沿著拱門上的雕像爬進教堂裡，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偷裡面的寶藏。

他很快爬上了平臺，嘉西莫多早就在那裡等他了；嘉西莫多把梯子推倒，三兩下便抓住法南諾的手和腿，把他丟向黑暗之中。

「我們要報仇！」攻擊的群眾發出怒吼，他們找來更多的梯子和火把，爭先恐後的爬上教堂，警鐘也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。

嘉西莫多再也抵擋不住，他絕望的倒在地上。

母女重逢

艾思瑪被教堂外的騷動聲吵醒，當她看到外面殺氣騰騰的羣眾，不由得發起抖來。

一陣沈重的腳步聲逐漸向她逼進，艾思瑪更加害怕，同時她也擔心嘉西莫多的安全。這時，教堂裡完全寂靜無聲，害怕的神父們早就躲進主教公館，齊聚在那裡向上帝祈求平安。

在柯洛德的脅迫下，艾思瑪由教堂後面悄聲走向河岸，那邊已經有一條小船在等他們，小船一直划向葛瑞屋廣場附近才靠岸，攻擊聖母院

的人羣被他們遠遠拋在後面。

「艾思瑪，妳的性命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」柯洛德再次威脅她：「妳最好聽我話，答應做女巫，對妳會有很多好處的。」

「你這魔鬼，我恨你！你把我害到這個地步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原本滿心害怕的艾思瑪，突然不再感到恐懼，她毫不留情的罵著柯洛德。

荷蘭塔裡的瑪珂一聽到她的聲音，也拉開嗓子咒罵：「埃及女郎，去死吧！」

柯洛德兩眼直視艾思瑪，厲聲的說：「妳還是不肯答應？」

面對他的恐嚇，艾思瑪毫不退縮：「我寧願死也不會答應！」

「好！這是妳自找的！」

柯洛德抓住艾思瑪纖細的手臂，強行把她拉向荷蘭塔密室的窗戶邊。

「我把埃及女郎帶來了！」他向裡面喊著：「妳可以報仇了！」

黑黝黝的密室裡，突然從窗口伸出兩隻瘦骨如柴的手臂，緊緊抓住艾思瑪的肩膀。

「千萬別讓她跑掉！」柯洛德又朝密室裡喊：「我去叫法官來。」

柯洛德離開後，艾思瑪想掙脫那兩隻手，它們卻愈抓愈緊。

「即使逃出去，還是難免一死。」一想到這裡，艾思瑪便決定放棄掙扎。

她悲傷的看著那張充滿憤恨的臉孔，輕輕問著：「請告訴我，我到底對妳做了什麼壞事，才讓妳這麼恨我？」

「妳和妳的伙伴偷走我的女兒，還殺死她，我恨妳，埃及女郎！」

「那時候我一定還沒出生，妳不應該怪我！」

「如果我女兒還活著，她應該像妳這麼大，十七年了，我每天以淚洗面，今天我要殺死埃及人的孩子，為我的女兒報仇。」

艾思瑪不自覺的把手放在護身袋上，她衷心希望它能保護自己度過難關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瑪珂一把把它搶過去。

「不要拿，快還我！」

「什麼鬼東西，我要撕裂它！」

瑪珂一下子就把袋子咬破，一只桃紅色的小鞋子從裡面掉出來。

「啊！鞋子！一隻鞋子！」

瑪珂從懷裡拿出當年留在床上的小鞋，和地上的鞋子比較，竟然一模一樣。

艾思瑪的小鞋裡還塞著一張紙條：「只要找到另外一隻鞋子，妳就可以找到母親！」

「妳……妳……」瑪珂又哭又笑，身體因為興奮而不停發抖：「艾蕾，妳是我的孩子艾蕾啊！」

「媽媽！」艾思瑪沒想到會在這種情形下和母親重逢，她的臉上也

掛滿了淚水。

瘦小的瑪珂不知從哪兒來的力氣，她從角落搬來一塊石頭，不停的撞向窗戶上的鐵格子，等它們鬆動後便把鐵條拔下來，再把艾思瑪拉進去。

「我的女兒，妳終於回來了！」瑪珂抱著她，輕聲的說：「妳在這裡很安全，媽媽會保護妳。」

「媽媽！媽媽！」

艾思瑪也緊緊抱著瑪珂，十幾年來，她第一次喊母親，也第一次體會到母愛的溫暖。

幸福才剛剛充滿這對母女的心，惡運也緊跟著來臨。

一陣吵雜的馬蹄聲劃破黑夜的寧靜，柯洛德已經通知法官來抓艾思瑪，令這對母女憂心不已。

「怎麼逃出去呢？」瑪珂急得不得了：「對了，趕快躲起來！」

瑪珂把艾思瑪帶到角落，要她蹲下來，再拿一些破布胡亂蓋在她身上。

「喂！」一個士兵探頭進來問：「艾思瑪在什麼地方？」

瑪珂若無其事的說：「你在說什麼？我聽不懂。」

「柯洛德神父可能弄錯了。」站在士兵後面的法官失望的說。

士兵不死心又問：「柯洛德神父不是叫妳抓住她嗎？」

「她反咬我一口就跑掉了。」

「窗戶上的鐵格子為什麼壞了？」

「它本來就是壞的。」

「胡說，昨天我經過時，它還是好好的！」

法官看了一眼神色緊張的瑪珂，立刻命士兵把窗口弄大，到密室裡搜查艾思瑪的蹤跡。

「不行，不！我絕不能讓你們這麼做！」瑪珂奮力想阻止士兵這麼做，但是她有什麼辦法呢？艾思瑪一下就被他們找到了。

「我求你們不要帶走我的女兒！」瑪珂緊緊抱著艾思瑪：「十七年前她被埃及人偷走，我才剛剛找到她，求你們不要把她帶走！」

「叫她放手！」法官冷酷的命令士兵。

瑪珂終於被幾個士兵合力拉開，她發瘋似的朝一個士兵撲過去，抓起他的手臂就咬，士兵疼得受不了，用力的推了她一把，瑪珂的頭撞到牆壁，整個人跌倒在地板上，再也沒有站起來。

「媽媽！」

艾思瑪看到這一幕，也跟著昏倒；當她醒來時，已經站在絞臺上，脖子上還套著繩子。

「不要！」

她絕望的叫著，卻得不到任何回音。

復仇

攻擊聖母院的羣眾被趕來的士兵驅逐後，鬆了一口氣的嘉西莫多趕緊跑到艾思瑪的房間，卻發現她的門開著，房間裡也沒有她的身影。

他焦急的用手抓頭髮，嘴裡發出奇怪的聲調，他實在想不透艾思瑪為什麼會突然不見。他上上下下，裡裡外外的跑著，從教堂到鐘樓，每一個可以躲人的地方他都找遍了，就是沒看到艾思瑪。

當他精疲力竭的回到艾思瑪的房間時，他不得不相信艾思瑪確實被人帶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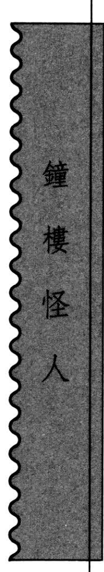
聖母院裡一片死寂，只有一陣詭異奇特的哭聲從艾思瑪的房間裡傳出來。

東方漸漸發白，嘉西莫多看到一個身影從艾思瑪的門前經過。

「一定是他！」嘉西莫多恍然大悟：「一定是柯洛德神父帶走艾思瑪的。」

他又想起幾個月前在行刑臺被示眾時，柯洛德神父對自己的不聞不問，以及艾思瑪的善良，嘉西莫多對柯洛德的服從心完全被憤怒所取代。

他像追蹤獵物的狼一樣，無聲無息的跟在柯洛德後面，他認為這樣一定可以找到艾思瑪。



柯洛德爬上塔頂，這時太陽已經露臉，空氣清新而乾淨，柯洛德站在欄杆旁，靜靜看著底下的葛瑞屋廣場。

嘉西莫多好幾次想衝上去問他把艾思瑪藏到什麼地方去了，看他沈思的樣子，只好沈住氣；但是他到底在看什麼呢？嘉西莫多悄悄靠到邊上，順著柯洛德的視線望下去。

那是行刑臺，有幾個人對著臺上指指點點，原來在絞臺下躺著一個穿白衣服的人；沒多久，一個行刑人扛著穿白衣服的人爬上梯子。

嘉西莫多看清楚之後，臉變得恐怖異常：「那是艾思瑪！」

行刑人已經把梯子踢開，套在繩子頂端的艾思瑪像布偶似的晃動了一下，接著便像被風吹起的紙片般旋轉。

柯洛德眼睛眨也不眨的注視這一幕，他的嘴邊浮起惡魔般的笑。

一位騎白馬的年輕武士不停的鞭策他的馬兒快跑，當他來到行刑臺邊，不由得悲痛的大喊：「糟糕！我來得太遲了！」

他是華比隊長，一聽到艾思瑪要被處刑的消息，他就儘速趕來，但是還是沒來得及救她。

白馬因為被拉得太緊，把前腿高高舉起，華比也跟著往上仰，他清楚看到塔頂上柯洛德的身影。

「惡棍！」

華比策馬奔向聖母院，他要替艾思瑪報仇，同時也要向世人揭露柯洛德的真面目。

他快速爬上樓梯，才要走向平臺，躲在暗處的嘉西莫多突然跳出來，整個人像隻巨大的怪鳥似的向柯洛德撲過去！

正得意的柯洛德，沒想到一向對他忠心耿耿的嘉西莫多竟然會從後面偷襲他，當然，他也沒想到嘉西莫多在決定這麼做之前，心裡也有一番痛苦掙扎。

往下摔下去的柯洛德，衣服正好被突出的排水溝勾住，底下一百公尺是石板，他拼命揮動雙手想抓住東西，平滑的石牆把他的手指頭磨破，他的腳也踩不到任何可以立足的地方。

嘉西莫多那張可怕且憤怒的臉，正從平臺上探出來看他。

柯洛德先讓自己鎮靜下來，再使出渾身力氣往上爬，他以膝蓋緊緊

頂著牆壁，終於往上爬了一些，這時，那條支撐他的鉛管，突然「叭」的一下應聲而斷，他的手指也順著石壁往下滑。

嘉西莫多看著柯洛德的身體在空中翻轉了幾下，最後掉落在地面上。「我為艾思瑪報仇了！」他痛苦的想著，然後腳步踉蹌的離開平臺。

華比被這一幕震驚住，他想上前和嘉西莫多打招呼，卻又想到他是個聾子，只好站在原地不動。

嘉西莫多經過華比身邊時，抬頭望了他一眼，隨即無力的垂下頭，緩緩走下樓梯。

華比只能目送嘉西莫多醜怪的身影離去，接著他深深嘆了一口氣，也轉身下樓。

從艾思瑪死的這一天起，嘉西莫多再也沒有在聖母院出現過。甚至從那時候起，也不曾有人見過嘉西莫多，或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依照當時的習慣，艾思瑪的屍體被埋葬在蒙地法崗墓地，這裡是專門用來埋葬死囚的。

第二天，肯渥帶著山羊得卡利來到墓園。自從艾思瑪被吊死後，肯渥也在慌亂中把得卡利帶走，他們在那裡待了許久才離開，從此他們也在奇蹟街失去影蹤。

尾聲

一年過去了，艾思瑪和嘉西莫多的故事已經被巴黎市民淡忘，很少有人再提起。

有一次，一位官員有事到蒙地法崗墓園，意外發現兩具緊緊擁抱在一起的白骨。

這兩具屍體是一男一女，最讓他驚奇的是，那具男性白骨有一條彎曲的脊椎骨，頭蓋骨很大，一條腿顯然比另外一條要短很多。

至於女的，她的頭骨有碎裂痕跡，應該是被絞死的；那位官員認為

男的應該是在女的被絞死後，跑到這裡抱著她的屍體殉情。

他試著要把兩具屍骨分開，才剛碰到它們，它們卻同時粉碎，似乎在向世人證明他們堅定的情誼。

於是，巴黎市民們終於知道嘉西莫多這一年來到底躲在什麼地方，做了什麼事，原本被遺忘的故事，又開始有人提起。而艾思瑪和嘉西莫多又回到巴黎人的生活中，成為不朽的傳奇。